正誼堂文集

正誼堂文集卷十一

鄞董沛孟如

記

城東王氏祠堂記

漢朱仲卿有言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蓋士君子服官蒞職勤施其惠政以父母斯民俾斯民崇德報功永永於勿替猶夫子孫也然使生平遺愛之地其民旣祀之而其子孫亦復構立祠宇尊爲不祧之祖而世世祀之當尤古人所深願者矣鄞東王氏荆國文公裔也始遷祖諱可久當明代自

臨川來宅於高錢山之麓六傳至天德復徙章家橋距鄞城三里厥孫裕清有志家廟而貲力未逮工弗克舉及其子其梅買於漚瀆勤儉善居積始獲贏羨乃慨然出藏鏹相地構材爲宗祠以成厥考之志中奉荆公而以遷鄞祖配之二世以下昭穆爲序經始於乙亥春仲不數月告成再拜請記於予君子之澤遠矣昔者荆公以大理評事來知鄞縣起隄堰決陂塘興學校嚴保伍勸恤民隱不自暇逸既去而民思之建經綸閣以祀而若廣利崇法諸寺皆有行廟至於今不絕吾鄞人之惓惓於公不啻桐鄉人之祀邑也雖然民不忘公公亦何

嘗忘吾鄞哉觀公他日有憶東吳太白山水之作斯其魂氣所眷戀猶在此濱海之區而況得賢子孫鼎建廟貌以尊事而報享之精誠昭格靈爽憑焉則所以福其世世子孫而旁洎我舊民者固可券已宋代名宦占籍於四明者惟鎭海謝氏最著亦縣令裔也今其族繁衍數百家登科甲者二十八人隸庠序者百餘人爲吾鄉冠冕而王氏以荆公之後繼之異時保世滋大簪纓衿佩之盛當與謝氏相等斯亦循吏之遺澤也祠之制正室三夾室二東西廡六又東爲隅室五門垣階墄皆具董其役者其梅之從弟其粱例得附書光緒元年三月

同縣董沛記

鎭海葉氏祠堂記

今昔之禮不同葢世變爲之也有井田而後可以行封建有封建而後可以行宗法有宗法而後五廟三廟一廟之制可以行之永久而傳支庶聽命毋敢有私祭此先王之禮然也井田廢封建絕公侯不世爵卿大夫不世官宗子之賤者降爲氓庶夷爲輿皁使之登降拜跪而有所不知何以主先代之祀其貧者奔走衣食散而之四方於其父母之養亦或闕焉更何以收其族乎禮曰支子不祭如執是說也則今天下之得祀其先者亦

舉爲矣是故人情之所不安雖先王之禮亦有不能至今行者時也勢也吾鄉諸大家皆有統宗之祠其主則自始祖以下族之人以東西序其祭則以尊行主之而祠內之子孫咸與於拜跪之列其或遷居它處傳緒久遠則別建支祠奉始遷者爲不祧之祖而原籍之房從弗復列焉歲時祭告於是乎行禮於是乎敘族是非先王之廟制也然而人情習焉行之而無弊焉則亦相率爲之矣鎮海葉氏其系出永嘉而年遠無考可考者前明之季茂春府君自慈谿來故大宗在鳴鶴場而鎮海其分支也傳緒十世尚未有祠族之賢者曰志禹君恆

以是爲慼光緒戊子其子成忠成孝始承先志卜地於居宅之東鳩工庀材百堵偕作越明年落成宏敞堅樸規制煥然昭穆之序肅而陰陽之氣和斯可謂得先王之禮意而不拘拘於制度之末者也凡爲子孫皆自盡其報本追遠之忱以達於冥漠之表其爲教孝者大矣而何庸以今昔不同之禮相訴病哉祠之制正室七楹後樓七楹前爲門左右有翼樓合十三楹其西別爲祠以安未娶未嫁者之主凡八楹置田百餘畝歲供祀事擇能者掌之成忠舊與余交是具事略來請爲記余乃闡禮不相襲之意以告後之善言禮者

富壽堂記

章山舊名富壽岡環臨江城外蜿蜒迤邐郡縣之鎮山也王象之輿地紀勝臨江軍有富壽堂而不詳何人所建明後地志并佚其名今遺蹟不可考矣光緒庚辰余奉板行清江事周覽衙署規制宏敞而自堂徂室無一榜額蓋兵燹以來諸事草創視此為不急之務相安於簡陋甚非所以肅觀瞻也明年庶政稍就緒乃考志乘顏前堂曰親民仍明之舊而以富壽名後堂且為之記嗚呼天之生斯民也未有不欲其生者也陶猗之富懷葛之壽天不能盡人而予也無飢寒無橫折養之息之

如斯而已粵寇倡亂蔓延數千里江西當四戰之區受害尤酷離居蕩析溝壑以死者無論也其或坐守田宅往往遭掠括之禍焚炙敲扑以罄其財此富之不足言也縣一城殘一鎮鋒鏑以死者無論也其或俘囚屈辱延頸視息求一旦決而不可得此壽之不足言也天生民而畀以富而錫以壽而當大亂之世且有不能安然享者是亦出於氣運之無如何而必非天之本心也

聖主中興多方底定公卿大吏洎羣有司承奉

德意而氾布濩之其在江西更折色振偏災籌社倉緩津課凡所爲吾民計者周且密焉是非有致富之策也

寬爾農惠爾商卽所以養其生也且非有益壽之方也恤爾刑矜爾獄卽所以全其生也上之於民亦如斯而已不幸而飢寒不幸而橫折抑豈爲上者之本心哉吾岡在北吾堂在中曰富曰壽斬爾四封令雖不德惟孜孜焉體大生之心而弗敢效掊克苛切之政亦庶乎仰覩而無愧者矣

懷峴山房記

涇縣朱哲臣觀察寓居洪都二十餘年顏其別墅曰懷峴山房而屬余爲之記余惟峴山在涇之東南黃山之分支也其高千仞其袤三十里朱氏舊居實枕其麓覩

察之先自婺源遷涇明代卜宅黃田都家世繼業門戶鼎盛及蘭坡先生以經術詞章翔譽海內子弟彬彬遵守家法咸知自立於時峴山之側有軒曰岫列有居曰式好有書屋曰化龍有山房曰耕道有堂曰聚星曰尙德曰思永皆朱氏宗支也觀察爲蘭坡從子其所居曰敬修堂曰培風閣潔身奉母不樂仕進雖閒以世業作客它郡而歲時返故廬恆修歸省之節凡所謂石門太乙繖花文筆諸勝境固歷歷在几榻閒也粵寇倡亂流毒江左右宣城一郡逼近僞巢實當出沒之路居民死徙慘不忍言觀察挈家西行側足焦原靡有安宅而洪

都以主客戰守之力完好無恙遂奉太夫人居焉軍事略定重訪舊山向之壁衡而處者皆瓦礫之場也向之比戶而封者皆榛莽之域也獨所謂石門太乙緲花文筆諸勝境依然在目慨先人之邱隴念平昔之釣遊流連景光俯仰陳蹟當必有愀焉以思惻焉以悲涕焉而不知何從矣今於別墅之額猶以懷峴名之吾知觀察意中惓惓於水源木本之緒蓋不能一日忘也豈徒以其地耶嗚呼忠孝之理一也昔吳如農侍郎以二十四氣之疏觸怒莊烈謫戍宣州會遭國變流寓於吳郡顧仍顏其所居曰敬亭山房以存先朝之命此與觀察之

事何其若符節歟曰峴曰敬亭山不同也而隸郡壤則同曰吳曰洪都地不同也而爲寓公則同相望二千里侍郎以忠觀察以孝其足爲山靈生色者亦宜之矣談也觀察敘佐饟功銓發江蘇辭檄不赴余與其族弟伸林有同譜之誼次子焯成又從余遊寓山房者屢矣故樂俞其請而記之壁云

枕濤樓記

沈君登三世家梅堰之墟置樓數楹顏曰枕濤以爲棲隱遊眺之所君歿樓亦頹圮咸豐壬子哲孫琡重葺之旣成而屬余爲記惟梅墟之地吾鄉之佳勝也羣山拱

其南大海際其東江流綿渺環繞於几榻之下當夫天和氣清風日晴麗雲樹作屏沙鳥相語攬煙市之繁稠矚川原之紆曠田夫野老行歌互答皆足以自樂此一境也其或煙雨晦冥魚龍翔躍山谷變幻蒼翠失色風帆浪檝若隱若見出沒於嵐霧縹緲之中洪濤拍天千彙萬狀此又一境也而皆於斯樓得之夫甯波濱海爲郡素號澤國自康熙二十二年用師臺灣平鄭氏之亂二十四年大開海禁燕齊閩粵航天萬里鯨鯢不波遠自琉球暹羅交趾荷蘭諸小邦無不互市中華仰我鼻息

朝廷慎選關吏稅其什一而鈐束之盡宅中馭外之勢固焉登三君生乾嘉閒猶國家全盛日也天下幸無事故能抗龐公之節高臥斯樓以自適其幽居之勝今相去不過數十年而吾鄉時異勢殊非復昔比屬國伺於外務民竊於內烽煙戎馬之警幾於無歲無之梅墟夙稱內地亦且置礮列臺屯兵瞭望以為防海之計然則斯樓也雖門庭如故風景依然而不勝今昔盛衰之感矣登覽之際曠然遐思豈徒為斯樓誌興廢也

重建龍津橋記

光緒十年夏六月上饒大水南境尤甚衝壞隄路不可勝計高洲距縣九十里有橋曰龍津横跨溪流實通閩之要道同時被決片木無存邦之人病之其秋八月余量移斯邑信守許公鶚長亦受事甫兩月同歷災區議興鉅工以代振卹乃命紳士方廷珪余燕修上壚坂一帶之路以達於河口鎮籌費四千餘金紳士程顯宗陳自進修北山底一帶之路以達於岑陽擦竹諸關籌費八百餘金余與許公皆捐俸爲倡然於龍津一橋猶未計及也明年二月余以事至高洲目覩行旅病涉之狀爲之心惻爰召工師重議興建會學使案臨供億勞儆

余復以舊疾乞休事將中輟既而思之通治道路本王政之一端而歲晚成杠梁亦見諸古訓君子之於民也休戚相關憂樂相同任一日之事即有一日之責未可以臨去而恝之也古人傳舍必葺而況忝爲民牧者乎遂籌經費二百八十金檄入房場巡檢陳君錫疇董其役陳君治高洲斯橋固在戶闥閒而又諳曉匠事與鄰人相習故舉以屬之既卜吉採木於山購石於市溪之東西築磡以駕橋磡之南北築礁以護磡橋用整木連貫爲排其長計營造尺三十丈有奇其廣七尺有奇上設翼欄下設支架高闊如昔堅固倍之與擔交錯無所

隔礙越七旬工竣陳君來謁曰願有記余覩篆上饒不及期月然巡歷四鄉轍迹殆徧縣之境溪河縈阻流湍而暴橋梁之利與隄路相等非徒便邑民也東之靈溪橋可以達兩浙南之龍津橋可以達八閩往來行人日益多矣攝任之初從靈溪人之請創建浮梁今歸期已屆藉陳君之力復成斯橋差以盡己溺之心而稍解平日曠官之誚余之幸亦地方之幸也陳君山陰人預是役者高洲汛官余步陞監生周雲漢耆民周育芹皆縣人例得附書

先府君畫像記

年府君剌明州有拒劉文之功相傳明之羅城亦府君所規拊而黃太傅踵成之也州民德府君廟於郡城永豐門外而鄞管東西鄉旁及鄰縣俱有行祠乃至繪其遺像傳相供奉歲以八月祀府君衣冠齋肅瞻拜恐後流澤之及民何其遠歟顧嘗考府君吏吾州當繼劉巨容之任而寶慶延祐兩志秩官無巨容遂以府君次劉文其謬殊甚浙江通志且以劉巨容次劉文更謬按吳越備史觀察使劉漢宏以台賊劉文知明州爲府君所敗而舊唐僖宗紀漢宏之任浙東實在中和元年正月文以其年陷台亦見通鑑於是乘破台之勢以規我明土固當約略此時

新唐僖宗紀中和元年六月鄮賊鍾季文陷明州是必府君旣歿之後故能乘虛而陷之使其尙存也彼劉文以全州之兵挾新使之命尙不能有加於府君而況境內甫起之盜哉由是知府君之破文蓋在本年春夏之交功甫奏而旋歿也赤城志劉文刺明州繫於中和二年新書紀鍾季文守明州繫於中和三年謝山全氏作府君廟碑謂鍾劉二人並竊明州特以府君在不得逞及其卒也鍾氏得之劉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文殆未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遽失故黃太傅以鍾氏爲主其論當日情事能得其曲折而所以疑劉文者亦臆說也

備史云劉文爲草寇杜雄爲副害台守羅虬而降漢宏漢宏署文知明州雄知台州魯洵杜雄墓碑亦云雄與劉文起事劉之明州以雄主台郡夫既明言草寇明言私署其無長安之命可知而謝山未見備史故以歧語出之碑所云府君之姓備史作楊者徒襲寶慶志引用之文而非徵自本書也劉文之兵禍實出漢宏之意備史亦綦詳矣而謝山猶以貿安屬郡望漢宏何其誤耶嗚呼府君之生以一人搘拄之而吾州完府君之歿以二人交爭之而吾州亂此其保障之功豈遽出黃太傅下哉宜乎到今千百年懷其德而思見其人也同治壬申既肅觀遺像乃略考本末

以著之上方八月初吉鄞民董沛記

亡室泰安人對月圖記

泰安人及笄之歲其舅陳君爲作對月圖而安人自集唐詩題二絕句於其上詩曰萬籟此俱寂披衣覺露滋可憐閨裏月倚立自移時香霧雲鬟溼凝情自悄然高樓當此夜散步詠凉天既而來歸遺圖於母家余未之見也癸亥九月安人歿召畫工寫遺像數易皆弗肖妻弟溪蓀爲言家有是圖檢諸篋而歸我纖穠合度宛肖平生故今家廟之像仿而爲之猶其初嫁時容態也安人少慧喜讀古人詩書肆本中有所謂唐詩三百首者背誦之不遺一字雖未能執筆成篇而每集古語輒有

意致今此二絕皆三百首中句也嗚呼以吾安人之才例諸古昔名媛誠不足冀其百一而視夫世之庸庸者固有閒矣憶在少年每得古人佳詠愛而諷之則令安人罷繡以曼聲相和婉約可聽然自壬子以後安人十年八產而殤其六焉孕乳之勞哭泣之慘吾兩人悒悒相對亦何心於唱酬也由今思之不獨少年之樂事渺若山河即欲其辛劬如故哀怨如故而亦安可復得耶嗚呼痛哉乙丑夏命工人重裝此圖乃識數語於后去安人之歿期有八月矣

正誼堂文集卷十一

正誼堂文集卷十二

鄞　董　沛　孟如

碑文

重修甯波府城碑

甯波際海爲郡，鈐兩浙東戸，自五代以來若節度若制置若宣慰都元帥，皆建閫焉

皇朝駐大帥宿兵甲於全省，出則憑樓船火器之威以震耀夫蠻微，入則資橫江巨濠之險以鞏固我屛藩，緊惟城乎賴之，城之興昉於東晉，移於唐，廓於宋而大治於元，自明迄今修葺不怠，巡道段公以咸豐初令鄞歷

太守陟觀察皆治於郡念東南多故夏口潯陽采石金陵北府諸鎮自來稱天險者胥爲盜窟近且入宣歙窺湖秀駸駸南向而又廣購舟楫欲由海道犯吾郡夫浙東西桴鼓相應命脈之所貫通者也烽火照其區而吾郡乃晏然無備非策也爰咨僚屬卒紳民卜日修城爲未雨之計增卑埤薄易朽補罅門梁樓櫓雉堞頓舍之制規畫一新費白金二萬緡錢七千有奇期月工竣民不告勞萬目具瞻煥焉改色斯誠制治保邦之宏要也天子褒公有陳臬兩浙之命公西行以其事屬董沛爲記沛攷諸前代唐韓推官有移城記宋錢康憲有修城

記崔仁冀撰康憲碑云設險守邦大峻金墉之制樹碑紀績親刊黄絹之辭則知康憲有修城記矣今不傳其傳者元明兩朝劉文成聞莊簡陸大理三記耳我

朝二百餘年修城者八而皆無記夫春秋重城築以龍見日至水昏正爲期會非時而書之聖人所以譏害民也時而書之聖人所以重勞民也以春秋之謹嚴修十二公之僃策而城築必書則後之有事於城者安可以無辭哉籌大利舉大役成大功而以片石章言之宜也甯波當辛壬癸甲之歲莠民劇盜婁作不靖公皆俘而斬之濬城中渠築南鄉堰綜理周密加惠斯土於其將

去也而復完此城何其厚歟西道多寇警公在省當以一身爲兩浙保障其猶吾城之屹然者矣言言垣墉勒公之功滔滔浙河蘄公戰多吾知環境三千里之所託命匪獨吾郡人倚庇之也公名光清字明峻安徽宿松人

臨江營新署碑

乾隆三十二年

詔改樟樹營爲臨江營卽育嬰堂基址建都司署越八十九載當咸豐六年粤寇陷臨江署燬明年郡城復都司羅玉祥權相空宅棲止其所初不知誰氏之屋也歷

十二政至光緒六年清江人李之實等始以官住民舍久假不歸控告於大府大府下郡縣吏覈實以聞攝清江令董沛徵舊券勘地界召耆老而詢之皆曰李氏產也雖然恢復之際兵火甫定門垣頹敗榱桷敧折洞焉廓焉粗具規制而已營官督所部庀材鳩工重事修葺費白金百九十始克完整維時李氏家督以巖尹官浙盡室隨行道路梗塞亦不審屋之存毀故二十年無過問者今巖尹卒官子弟回籍而此屋尙無恙爰請判還以復故業其辭猶信惟令君儻聽之董沛曰耆老之言是也雖然昔之屋無主者也非奪也非賃也官葺之而

官處之李氏之所不知也官特為之守視故無恙耳屋則歸民費則歸官斯兩全之道也耆老曰令君之言是也雖然李氏實貧彼其索屋也固將以售於人也售於人而責其費曷若售於官而收其費乎營署之舊址荒土焉爾其復之不如其購之易也斯一勞之策也於是董沛乃屬臨江訓導葉魁元同審其宅方位協吉卜其值視舊券減什二三為五百二十金其修費應納官者納之依前數而以其餘歸李氏李氏諸子弟咸頓首如約是為七年之閏七月縣既定讞具狀達郡以復於大府大府俞焉支公帑如所請遂以新購之屋為臨江營

都司署云署之制中爲堂前爲儀門又前爲大門後爲廳廳之後爲廚左右爲廂房爲翼樓大小二十二間四圍繚以垣前袤三丈五尺中袤四丈三尺後袤三丈四尺五寸左延十一丈六尺九寸右延十丈四尺九寸垣右有餘地廣盈丈其長衲右垣四丈四尺八寸總兵衛攝臨江營都司黃徵孚洎所部軍士謂沛於是役實有勞宜記其事再辭不獲乃述本末而文諸碑

重建瑞昌縣署碑

瑞昌古尋陽地南唐昇元三年始建爲縣其署在桂林橋宋嘉泰三年遷於今地瀼溪之北倉城之東相宅旣

吉龜筮協從歷元及明仍之不改我
朝咸豐三年遭粵寇之亂署燬克復以來官涉數政假
他宅治事蓋二十餘年矣光緒九年夏涇縣洪侯汝濂
蒞是縣條教始布境內翔洽乃請於上官以建署爲己
任循例借廉俸十年爲期分繳如額鳩工庀材經始於
其年十一月告成於明年六月日皆壬辰堂序齋閤閎
以敞倉庫監獄深以固門垣階城之屬煥以新庖湢有
所園圃有地總爲屋一百二十九間其東建典史署又
爲屋十八間費錢八千五百二十四緡有奇支廉俸四
千金不足以給出己財佐之乃蕆厥緒及秋侯以公事

至會垣手具圖略屬余記之余歎曰凡事之成不成亦惟視其人耳惰而安之雖有成焉者寡矣敏而行之雖有不成焉者寡矣今之官吏局局於簿書期會之中朝夕從事猶鮮暇晷況能興舉廢墮爲地方悠遠計邪侯蒞瑞昌不過期月而亟亟焉重建官署以爲出納命令之所俾夫前代規制悉復舊觀其能勤施於民亦可知也抑聞之宋嘉泰中之遷署承事郎縣令洪偲實主其事平園撰洪文惠墓碑偲蓋文惠之第四孫而今瑞昌縣志誤其名爲鈞偲殊失攷耳涇縣之洪與夫鄱陽之洪未審其同與異也而一則肇遷一則重建相去七百

四十年營造之功皆出於洪氏豈亦有數存乎其閒邪是可爲志乘中添一故實矣監其役者署典史項麟書仁和人襄其事者諸生范倚廉周起莘本縣人皆於斯舉有勞例得繫名於碑

省城鄞縣會館碑

鄞縣會館在省城貢院之東同治十一年吾縣人所創立者也舊惟禮部試有會館別以省府縣隸於坊司而鄉試無之自杭州遭亂廬舍廛市大半焦土而每屆試期鄞人滋益多其中寒素之家左右稱貸以供行李及其渡江賃宅投止無門炎曦暴雨之中往往奔走道途

求一息肩趾足之地而不可得於是鄞之薦紳先生及諸好義之士議立斯館以加惠同里而范君樾方司教杭州乃舉其事屬之相宅既吉顏其堂曰嘉賓齋廡門垣庖湢之屬次第完葺以餘財庀什器詳具別籍而請余記以文諸碑余惟

中興以來鄞人之登賢書者恆爲浙屬諸縣之冠豈無故哉粵寇㓂竄浙東西列城相繼淪陷而鄞人以海上孤軍奮起於潰敗之餘不一二年底定明越乃出其關征市課戶輸地產千百萬之饟以絡繹饋節帥之師遂得西指省垣規畫湖秀固由天助我

聖清篤生名臣碩輔宣布

今天子德威用集大事而吾鄞一隅之功要非小補也

廹夫兩浙肅清策勳行賞鄞人以當事意見之私雖或

宣力行閒不盡以姓名達

天府然而十年四試歌鹿鳴而上計車獨吾縣稱盛天之厚愛鄞人當不在彼而在此也然則後此之從而隆焉者又惡可量邪館之堂列榜左右

國朝二百餘年鄞縣鄉舉以次題名焉館之址隸籍仁和凡禁約諸目條舉其事由其令掌焉屋二十餘楹旁有隙地將俟贏羨而更廓之浙中十一郡稱望縣者多

矣而省試之館實創自吾鄞故詳敘顛末并論鄉薦之所由盛者以券將來斯吾縣人之慶也預於事者候選同知陳愈守中書陳政衡傅毓璋舉人陳儒芬馮晉任皆縣人例得書

重修文昌閣碑

文昌之神肇封於唐顯於宋而大盛於元逮我
朝嘉慶中以相國朱文正公之請祀事同關帝廟咸豐六年
詔升中祀增郡縣歲祀金於是薄海士民翔舞文教咸思所以致禮於神者以上稱

朝廷尊崇之典往者謝山全氏謂文昌之祭始於元之袁清容其說未盡核也神有廟舊在梓潼嶺唐元宗幸蜀封爲左丞僖宗繼之加封順濟王宋咸平中改封英顯此祠祀之顯然者而謝山不檢也然猶可曰非吾鄉掌故也大德昌國志文昌宮在州學之側往宋咸淳五年邦人挪建以祠事梓潼帝君則當南宋之季吾郡已有文昌宮安得謂始於清容乎至謝山謂清容之事見於袁尚寶符臺集尚寶者明宣德中少卿袁忠徹也近人陸燿作文昌祠說徒襲謝山之唾餘而以符臺爲清容之集則謬之又謬也雖然文昌之祭雖不始於元而

其盛實自元始也延祐初特設科目以取天下之士封神爲輔元開化文昌司祿帝君額其祠曰右文成化當時士大夫皆謂科目之柄神實司之旣崇祀於學中以致其尊敬而又創設行祠瞻拜恐後高閎鉅麗土木滋興迨今五六百年宮宇乃徧於天下日湖文昌閣吾郡行祠之一也閣前爲岳鄂王殿積久俱朽歲戊申縣人華君炳鑑卓君灝各出巨鏹撤而新之奉神於閣上而以其下祠鄂王醵金置產以舉祀事而歲葺之費亦由是出焉辛酉之冬吾郡遭寇難閣幾毀明年寇平華君已前卒其子志青復與卓君修之諸好義之家僉以貲

入經營量度鳩工庀材堂廡門垣階墄之屬煥然改色蓋吾郡文昌之祭北城有殿甲於他祠爲守土官春秋行禮之所而南城之閣幾與之埒是非徼福於神也列聖以尊崇之典頒之天下而著之秩宗故能作草野洞屬之心而勃然興起也若夫督察三命之說出於緯書姑存之焉可也

它山淘沙田碑

它山之境平地皆沙納水之咽旣窄而引水之港亦紆而不覺故其沙易積而其道恆阻異時山木高森平野竹樹皆茂鬱雖遇暴水湍急沙土爲木根盤固潰下不

多淤少而開易其後民居稠密斧斤相尋廓山不童水之行也無長林以遏其犇逸之勢而根纜既空則沙土益浮起於是日積日高古來出水之區淤斷而日以病矣宋嘉定中提刑程公覃捐緡錢千二百屬鄉官朱中穎置田四十畝以歲入之穀充淘沙費嘉熙初都承趙公以夫復以沒官田二十九畝益之時則魏吉州峴恆主其事歷元而廢明季山中人復置田數十畝自措開浚之用而官無與然不久亦廢夫它山一源西七鄉所恃爲命脈者也汲飲取之灌漑資之其源不暢則其流不充使聽其壅閼迴阻無以開注引之路而供耕稼日

用之資不且與鸞脰湖之廢同一病邪同里蔡君見山好義聞一鄉嘗欲繼程趙之蹟置田淘沙加惠於鄉黨以其事屬朱君雨生任之雨生則山中人周知其利病者也議每歲秋杪開淤一次工卒和雇而取廨於田租甫創舉蔡君卒哲嗣嵋青體先人未竟之志出橐金千購田如程公之數脊腴常稔歲得以其值度舊漲之地浚之使深以流貫於不息今而後西七鄉可無病暍矣邑中之水凡兩大源東則錢湖西則它山它山之病病以沙地爲之也然好義之士不惜資力以治之錢湖則無病湖之人規利占築而貽之病也乃皆嵩目蹙頞明

知其受病之處而無一人起其廢吾恐數十年後東七鄉之苦旱當有甚於西管者安得好義如蔡君一爲之倡而俾鄉里勤幹之士協力治之庶幾其有瘳乎同治甲戌雨生以田事有成緒謁余請記余既高蔡君之義而更慮錢湖之病將日甚而不可救也故弁爲鄉士大夫告焉

重建安豐隄中閘碑

臨江城東有地曰中洲袁贛二水夾之環洲爲隄厥名安豐光緒三年臨江守鄂卓君海霈清江令劉君大方所創建也贛水古彭水源出南壄行千餘里與袁水合

袁水即牽水自宜春來亦數百里其始會於洲南自前明成化中贛水決蛇溪改會於洲北春夏之交霪霖不時洪潦橫溢全洲爲壑及安豐隄告成而其害始息隄有三閘以洩澇以蓄淡相其水旱時啟閉之上閘在青石橋下閘在橫隄規畫堅緻高下中繩墨惟中閘在田段低坎數尺工亦差劣六年夏袁水暴漲閘石中斷勢洶湧而入居民駭愕毀附近房舍眾力朋舉以塞其口幸而無事其年冬余攝清江洲人以重建告乃與臨江訓導葉君魁元相視其所閘寬四尺高五尺深可十丈兩口砌石潰敗不復完宜允所請即舊址築焉明年春

召耆老集丁匠培之使高砥之使平鈞之使固俾三閘如一無滲漏攲側之弊越四月工竣費緡錢七百有奇洲人趨其役而樂其成也相率請記惟西江地形如甕邊高而中陷恃以出水者湖口一道耳圩隄之政與民命相倚守令之所朝夕不可緩者余蒞任數月命監生楊悌書等修下維橋隄以丈計者七十三命監生曾從智等修周山廟隄以丈計者九十一皆中洲之隄也紳士曾世臣楊振聲等遷建豐樂隄則在中洲之東與安豐隄相對峙也大役繁興而民不告勞余豈自以爲功哉實惟我父老子弟生長斯土亟亟焉爲田廬衣食之

計懽忻鼓舞各事其事而已余何有焉此閘之成重賴葉君洎諸紳士之力爰紀歲月並示將來亦願後之人嗣而葺之毋荒厥緒斯則世世萬子孫之福也預於事者提舉銜候選訓導陳鴻漸候選府經歷陳世鏞候選訓導陳錫麟廩生陳汝翼附學生胡世楨皆清江人例得書

沙溪放生河碑

距廣信城五十里有地曰沙溪上饒之東境也經河自玉山來水西流迤北爲支港水亦西流港有橋以達行旅舊曰接渡橋上游之水沿龍門寺之下游橋下游之

水汪汪家壩之上游深可二丈廣可二十丈延可三百丈其西有堰橫截水道不能通舟楫紳士李君樹藩吳君世勳等議設放生河禁民漁釣余方攝上饒遂允其請頒文告以戒衆庶勒之於石李君復請記余惟放生之制肇於唐代肅宗詔天下西自興道東至金陵凡置池八十所宋則明州剡縣所在有之而如錢唐之西湖其尤著也觀前賢之記大率以祝聖壽爲辭承奉德意而歸美於君義則然耳我

國家湛恩汪濊淪浹垓埏今歲甲申恭際

皇太后五十萬壽率土臣民懽忻鼓舞以効頌禱而此

邦之人適以其年創茲善舉俾夫千億生靈涵泳膏澤
祝
慈宮無疆之祚而少抒愚賤忠愛之忱亦其義也夫福
田利益儒者羞稱然咸若之休書以之美夏后於牣之
樂詩以之詠周王則知三代盛時亦必以恩及庶類推
暨仁聖之全量豈徒如二氏家言煦煦然以戒殺爲一
身求福計邪河之中洩洩融融河之上熙熙攘攘物遂
其性民安其居相馴而無相害於以革殘忍之俗瞖化
育之機用佐有司政教所未逮此又余之私幸而樂爲
諸君子記焉者也

正誼堂文集卷十二

正誼堂文集卷十三

鄞　董沛　孟如

碑文

甬東天后宮碑銘

吾郡囘圖之利以北洋商船爲最鉅其往也轉浙西之粟達之於津門其來也運遼燕齊莒之産貿之於甬東航天萬里上下交資鯨鯢不波蜃鼉無警翳惟天后之神是賴后姓林氏宋初莆田人也生具靈異里黨神之既辭世廟於湄洲宣和中賜額順濟高宗紹興二十五年錫爲夫人光宗紹熙元年晉爲妃元初尊爲天妃明

季改爲元君祠宇之廣殆遍海甸我
聖祖仁皇帝、平定臺灣以靖海侯施琅之疏
特封天后春秋祀典與歲支帑金文武官行禮與嶽瀆等
此前事之大略也、說者謂地祇之禮與人鬼有別嶽瀆
視公侯第以人爵尊之非以人鬼例之也天后而稱海
神是以人鬼易地祇前乎此未有天后孰爲主之、明人
會稽唐氏、鄉人謝山全氏、皆有斯辨要之亦偏見也、夫
自有天地即有海亦自有天地即有江湖英皇殉死而
爲湖神胥種冤死而爲江神豈虞周以前江湖無地祇
必待四人者之死而後神之耶如謂英皇之烈胥種之

忠孝禮本宜祀非天后所可同日語然則謝緒之神於河王天英之神於湖其生平亦不甚表著胡爲靈爽赫赫儼然以人鬼尸地祇耶禮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取其能禦能捍而已曷嘗以存殁判也或生而有功或死而有靈其徵驗於事狀者不同其利賴於公私者無不同下祈之上報之斯秩宗掌之必執一偏之論而議其無稽是未窺聖王神道設教之精意也吾郡舊有天后廟在東門之外肇建於宋實今有司行禮之所分祠在江東者三一爲閩人所建一爲南洋商船所建基址俱狹惟此宮爲北洋商船所建規模宏敞

祀東門舊廟有其過之經始於道光三十年之春落成於咸豐三年之冬費緡錢十萬有奇戶捐者什一船捐者什九眾力朋舉煥焉作新牲牢楮帛崩角恐後蓋非獨吾郡然也后之靈昭昭元人程端學之記敘述綦備而若天后志若閩頌編若琉球諸使錄尤加詳焉亦可見歷朝之所以加秩於后者有自來矣宮之制臨江西嚮前殿三後殿三前西爲宮門又西爲大門南北爲翼樓北之北爲庖廚宮之基前廣六丈後廣十丈左延三十二丈八尺右延二十九丈例得書倡其事者郡人董秉愚馮雲祥蘇慶和費綸金費綸鋐費輔浩盛炳澄童

祥隆顧璇李國相皆有勞於宮例得附書系以銘曰

天生地成奇陽耦陰坤道爲女降福於林維后誕生出自世族幼遇異人授之符籙莊嚴寶相瓔珞繽紛昇化湄洲呼吸風雲一髮之懸萬衆託命天吳効靈海若助順凌虛往來地球之東三韓日本在其掌中莽莽重洋杳無津渡后實司之康莊遠路上以佐國戰艦糧艘下以佑民賈舶漁舠如鏡如砥如席如几其止如山其行如矢晝則揚旗夜則明鐙翩然引導燕雀蜻蜓歷代褒嘉逮我

聖世徽號崇隆踰二十字丹青土木徧於海邦此亦有

祠俯瞰鄞江蒼龍吹箎白鼉擊鼓俎豆馨香式歌且舞幽明相感感在一誠惟靈故信彌信彌靈斯理自然吾爲詮釋人或有言視此刻石

重修費大將軍廟碑銘

鄞之東南舊有費君廟蓋漢大將軍錄尚書事成鄉敬侯禕之行祠也里人重修告成謁余爲之記余改題曰費大將軍廟又進介眾而詢之曰諸君知侯之何以祀於此乎皆對曰不知也余曰自古英雄分割以弱敵强必有輔車相倚之勢而後進攻退守綽乎其有餘齊晉主盟楚之北門不啟蘇氏倡合從之說秦不能東出函

谷其前驗也漢之季也曹魏據七州之地虎步中原然而匹馬不敢下隴一楫不敢渡江者何哉孫劉好合常山之蛇首尾相應故也孔明未出隆中即以連結孫氏爲本計魯肅在吳亦欲以荊州資昭烈曹操聞孫權表昭烈爲牧震恐而投筆於地由此觀之孫劉之宜爲脣齒審矣侯之輔漢在四英之列又嘗奉使於吳孫權贈以佩刀侯答曰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願大王同奬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此其心豈與孔明殊科哉天不祚漢丞相先亡諸賢短命鍾鄧之軍西馳於劍閣而丁留之救覬望不前卒之安樂受封越十年而烏程歸

命矣故蜀之亡亦吳之不幸也隋文帝之平陳用師五十萬蒙古氏以吞滅諸國之威加孱宋然皆先得膚蜀而後席捲江南王濬之樓船尤其近而顯者則使炎興之統尙存司馬氏甫受魏禪何能成混一之治乎吳人痛恨於彭祖之失國而追思侯夾輔之功廟而祀之亦有所不容已者里人皆曰善余乃詮次其語俾書以榜之更系以銘曰

爲祈爲報於禮則祭卽云報也義亦有二或服其教或食其利服教尊天食利親地名宦鄉賢紛載圖志各親其親報地之義偉哉費侯表表漢季仕蜀和吳一意屏

魏蓋代孤忠興起百世風雷日星浩然正氣服其教者
尊天一例民奚報焉是亦禮意吳人德侯已詳於記重
爲此銘補所未備羔豚黍稷虔修祀事侯樂此眀降福
靡既

杭州張忠烈公祠堂碑銘

前明張忠烈公正命於杭州實我
聖祖仁皇帝康熙三年九月七日越二百十二載爲
今天子光緒元年同郡諸君始建祠於仁和萬安橋之
側與岳忠武廟毗近又十七年八月沛以事赴省垣拜
公於祠諸君乃請記公以勝國遺臣飄泊海上幾二十

年亦嘗深入長江震動半壁

世祖幸南苑將議親征而以延平金陵之挫列城崩潰倉卒揚颿公亦流離轉徙一蹶而不可復振嗚呼豈非天也永曆主殉於滇魯監國殂於金門（明史本楊陸榮之說謂魯王爲成功所沈全氏張公神道碑則云薨於臺灣皆誤時成功已先卒王亦未嘗入臺也）延平王子鄭經偷息於臺灣公始無望散軍居南田踰月被執又兩月被難完名一死以作朱氏三百年來忠臣之殿公之有光於明何其偉歟方公之逮杭也總督趙公廷臣延入賓座與之抗禮（忠烈年譜注總督不見公誤也）盛設供帳處公於舊府（神道碑云寄公獄中亦誤公與總督書云覊留旅邸其非獄舍明甚陳景鐘清波小志補則云送居蕭寺

亦非司道守令以次入謁公終日南面拱手不起舊部獄也
歸命者皆來慰問杭人爭賂隸卒以一見爲榮或出縑
素求書公亦應之總督有意生公而疏入於
朝刑部議不可遂就市挺立受刑故御史紀五昌捐金
購公首杭人張文嘉鄞人萬斯大等收瘞於南屏山荔
子峯下乾隆四十一年
高宗皇帝予公諡忠烈杭人陳鱣鄞人萬福等始書故
官立石於墓門議爲公設田以供祀事而逡巡未就及
是祠成按察使覵公賀蓀實主其議鄞人范教授樾錢
理問鄞慈人葉同知方圻咸預其事而鎭海方君義路

出千金佐之堂宇竣工奉安神版衣冠俎豆歲祭如典例洵鄉國之盛舉也沛昔閱盧宜續表忠記謂公少白皙中年以後高顴長髯嶽嶽千仞迄今過公祠下徘徊瞻仰猶恍見當年羈管杭邸巍然高坐方巾葛袍鬚髮森動之概公死此邦公祠亦此邦千載而下猶凜凜有生氣而况相去僅二百餘年耶至公墓在湖上乾隆中一修於道士吳乾暘嘉慶中再修於臬使秦瀛道光中三修於慈人張梅同治中四修於鄞人陳政鑰今建饗堂與城內之祠同時告成并附及焉銘曰

𤠶𤠶張公起自甬東始終爲魯仗義從戎左拍錢沈右

孳孫熊西陵一潰乃駕艨艟指麾鯨鯢驅策蛟龍啣石塡海噓氣成虹毗倚大木儼若附庸監國降號通表安隆再登金山題詩梵宮遙祭孝陵涕淚沾胸長驅入江逕其軍鋒嘗陽揮戈日幾再中天實厄之大舉無功隻身南歸草澤潛蹤告敗於滇爵秩加崇明代樞輔公乃其終東王訖命西圭塵蒙一綫已絕公亦櫜弓散軍未久遽入羈籠斷頭瀝血慷慨從容公魄在土公魂在空願以祠祀表厥精忠岳廟之右堂廡垣墉丹心報國前後符同我作此文維石斯礲下馬過者式茲英風

帥文毅公祠堂碑銘

咸豐七年冬十月江西候補道帥公遠燡帥師自東鄉規復撫州次大橋岡營壘甫立僞翼王石達開傾巢出犯官軍敗帥公死之
天子憫其忠贈蔭如例同治十年江西巡撫劉公坤一疏請優卹
詔謚文毅
命於東鄉縣建立專祠至今十二年矣東鄉號僻縣公私困乏洊歷五政未克舉行光緒八年春沛奉檄權邑事作而歎曰非禮也咸同以來文武將吏忘軀致命者指不勝屈

國家褒卹之典有加無已凡夫生長之邦死事建功之所祠宇林立豈徒以嘉藎臣也用俾後人瞻禮廟貌仰焉而起其敬恭俯焉而昭其觀感其爲教忠之意深且遠矣闕而不舉

朝命久稽非所以闡

明旨也文毅公起自詞臣洊歷外任於時粵寇紛擾江右爲壑石達開尤雄劇竄於撫州公與總兵李定泰會師東鄉將爲禽渠埽穴之計倉卒遇敵遂以身殉骨肉可腐而浩然之氣不可磨滅神靈陟降猶在此閒顧無一瓣之香以慰其千秋不瞑之目非所以妥忠魂也二

者亦識守土官之責也粵稽東鄉城內舊有忠義祠咸豐八年前令周公溯賢所建以祀境內殉難之人官吏無預之者其後則同知陳君徵言知縣吳君朗莊君炳熊咸列其側而不知所自始沛與諸僚屬議就此祠闢其室為三文毅公祀中室同時陣亡若帥理問疇暨陳君輩胥祔焉忠義紳民分祀於東西室增舊數倍之為九百六十五人節烈婦女改祀於右廂增舊數三之為百八十一人春秋祀事歲於縣中公費支白金五兩陳牒大府垂為永制是役也基不改造工不虛糜宜

皇仁而表臣節一以為風教之助一以盡報享之忱其

於典禮豈曰小補之哉沛獲因前令遺緒斟酌變通以善其後差免於守土官因循之咎殊自幸巳文毅籍黃梅楚產也爲之招辭曰

匡山崔崔孕公碑兮濤流湯湯迸公旗兮先人儆廬公有祠兮水在地中魂氣無不之兮春蘭秋菊民之思兮素車白馬神之來兮彼國殤之夥兮列於東西兮孰雄長之惟公是依兮

恩命重申公毋睎兮禋祀肇修公毋歸兮生則捍患死亦能禦災兮福我士庶願公之常在茲兮

重修天童寺藏經閣碑銘

佛非經無以傳其教也經非閣無以永其傳也信佛故尊經尊經故建閣此在彼教之士固宜踴而爲之於儒者何與雖然佛氏福田果報之說足以惑愚夫愚婦之心而有識者多擯斥不道故必附麗名教據實而談俾知忠孝大儒時或有皈依其說者而後君子可以無議焉報答四恩佛家之恆語天地日月以外首重君親非卽忠孝之本旨乎孝如尹和靖則誦光明經矣忠如文文山則悟大光明法矣此皆足爲彼軍張赤幟而驅儒入壘之一助也天寧寺藏經閣前明密雲禪師所創建國朝康熙十四年甯波通判郭君一鳳復葺家藏經卷

儲之閣中閱二十年閣災經亦燬又十年住僧超乘請於工部張君萬鵬出貲重建又八年爲康熙癸巳
仁廟六旬萬壽張君復購梵本經卷一藏并其夫人王氏手書法華經移置於閣飾佛身齋僧衆爲
天子祝無疆之壽而超乘記之至於今三周甲矣中遭寇亂琳宮梵宇僅免於兵燹而歷歷既久蠹蝕圮漏之病在所不免前年冬鎭海方觀察義路登山禮懺爲其母氏追薦寺僧慧修德清葆月述其師廣昱遺命環請修閣貲太夫人冥福方君逡巡未及應既而思之今歲癸巳

皇上御極之十有九年也月正元日
履端伊始以明歲恭屆
慈宮六十萬壽
特開慶榜嘉惠士林並
俞王大臣之請擬上
徽冊海內臣庶躬覩上儀咸作興於變思效芹曝之獻
而上華嵩之祝者蓋不知幾千萬輩也況茲閣藏事之
際實當
皇祖聖壽之期
前光後輝若合符節陬澨小儒雖未預賡颺之列敢不

竭其綿薄鼎新此閣以申祝𧫴爐推衍於永永無極耶於是庀材命匠以期月之力完竣其事縻白金二千餘餅伻來請記余交方君舊矣被服儒素固非佞佛者流也乃述其修閣之本末而記之如此更作銘曰

佛家薪火重在傳鐙語言文字皆非上乘胡爲茲閣結構崚嶒仰逼星漢俯瞰滄溟惟我

聖母誕育神靈

垂簾訓政先啟中興薄海之士同享

昇平恭屆

慈壽願竭愚誠重新傑閣永護藏經驅遣土木𠠝𨐋丹

青祥華焜燿瑞氣芬馨天人欣矚虎伏龍聽西瞻靈山北望神京與佛同壽積算難名京垓秭兆福我編氓凡諸耆信視此勒銘

江西貢院新石池銘

江西貢院在省垣東湖之東湖水沈濁不可以飲闈中置井六十所味稍鹹天旱而渫且不給惟城外河流潔淡可用舊於西轅門外設木柜木梘運外河之水注之於內相地龍門之西鑿石池一以蓄之朝夕分布往過來積人不病渴役不告勞顧應試之士日益增多一池

所蓄漸復不給先緒己卯長洲彭公開藩茲土提調文闈乃命添購水器散列闈中置籌河干以杜短運張鐵網於棘以防傳遞文字之弊嚴檄官弁分曹稽察幸以集事既而思盛水之器大率木瓦不足以支久爰於舊石池之側別開新石池長二十尺廣七尺深五尺甃築完固毋俾滲漏合之舊石池可容水三千餘斛繼自今每屆文闈當於闈外設夫三百一夫肩兩斛一日六運可得十二斛總三百夫可得三千六百斛以是挹注源源不窮洵一勞永逸之舉也越明年彭公擢撫湖北行有日矣乃命下吏董沛紀其事於石爰作銘曰

池水瀲瀲文源之淸灌注脉絡疏瀹性靈洎百執事程
功效能惟飮斯潔懽忭有聲敬告來者毋墮厥成不竭
不泐視我刻銘

正誼堂文集卷十三